

浮溪集

一



浮溪集
十二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授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監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覲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闕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散作者衆矣詞句儼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釋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智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勳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闕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啗土銜糟昌歌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

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隄悲歡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軌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觀撰

浮溪集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奏疏四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表二十四首

卷四

表二十九首

卷五

表二十七首

卷六

表二十八首

卷七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謚議一首

策問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傳一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贊二首

祭文四首

書劄六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行狀三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詞三首

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

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覲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

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覲蓋舉其郡名也

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
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瞻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
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
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
猥藥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
藝文志竝著于錄然趙訪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
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
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
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
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
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
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
倍蓰蓮重爲編綴衷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
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
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
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
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
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

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觀作誌銘以
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
與李綱不叶其作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兜少正
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
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
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
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
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真
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揚罷散表一篇功德疏
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

聖訓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監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覲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闢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散作者衆矣詞句優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闢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啗土禽嗜昌歜爲一病瘡瘵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

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隄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軌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覲撰

浮溪集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奏疏四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表二十四首

卷四

表二十九首

卷五

表二十七首

卷六

表二十八首

卷七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謚議一首

策問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傳一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贊二首

祭文四首

書劄六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行狀三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詞三首

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

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覲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覲蓋舉其郡名也

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瞻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猥彙外集罷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然趙訪跋雖願小集謂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克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徙謹重爲編綴裒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

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觀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作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兜少正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

聖訓榮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浮溪集卷一

宋 汪 藻 撰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廟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螳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襄井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倦倦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願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

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御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御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御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關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

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効之王爲之不敢當關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効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撝撝目前爲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馬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榮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臥

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悅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權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醜觀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肅何則發

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乎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

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予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目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邊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黥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

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遷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康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

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嬖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子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撙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威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

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結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問民間疾苦朝廷則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眎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卽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

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畫傳所載也臣伏觀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厄之承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逋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脚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尚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箠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

日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
畢出違限期官吏竝重寘典意臣承命惶怖卽時行下
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淮安
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
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淮安撫
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
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
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未
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
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樣
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木
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
集是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
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
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
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
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
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

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
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
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畛田桑蔭盼然不得爲卒歲衣
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
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
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
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箚翎毛有司當計實用
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箚二百萬翎
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
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
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箚
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逮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
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
雉鵝鷺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旣無聊如此
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爲勞而爲
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
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
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